

Christmas, 1974), 之后约翰·卡彭特的《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 1978) 开创了血腥恐怖片的黄金时代。

血腥恐怖片的套路非常简单, 通常是讲一群作死的少年或小孩, 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小镇, 或一所阴森的大屋子)里被神秘的凶手或怪物依次屠杀。因为制作粗糙简陋、场面乱七八糟, 主流世界是看不上血腥恐怖片的, 不少人把青少年暴力犯罪率上升归罪于受到此类电影的“熏陶”, 而女性角色总是天真愚蠢爱惹祸, 最后被反派 boss 辣手摧花, 也让“直男癌”的血腥恐怖片饱受诟病。

值得一提的是, 在血腥恐怖片中, 只有最聪明、最具道德感、最有决断力的人才能活下来。对青少年来说, 血腥恐怖片仿佛成年礼的一番警告, 是另类版“大逃杀”, 是即将踏入残酷社会之前需要熟读的幸存指南。而戏仿了《惊声尖叫》系列以及无数当红恐怖片的《惊声尖笑》系列, 看似是对前者的满满嘲讽, 将前者“肢解”得七零八碎荒诞无稽, 其实延续了前者直击人心的痛点、亮点: 厌蠢、慕强的氛围。《惊声尖笑》系列的前几部脑洞清奇、百无禁忌, 风骚癫狂令老司机亦折腰, 充斥着一种尖酸、毒辣、过火、下流的快乐, 一种让观众放肆大笑的快乐。

右图: 007 和国产凌凌漆的画风迥异。



对比之下, 周星驰的喜剧当然更加高级。老周也是解构、戏仿的大师, 他用《大话西游》将《西游记》的传统叙事进行了魔改, 又以《国产凌凌漆》对《007》系列电影进行了致敬与调侃, 但无论如何戏仿、魔改, 底色其实永远是周星驰的“真我”。

进入无线训练班之时, 他与同学、老师的关系就较为疏离。他的表演理念乃至他的方法论, 都不太符合表演课上的讲义。讲义强调的表演状态是“忘我”, 而他一贯把“自我”放在角色前面, 表情和肢体都有出挑之嫌。所以, 有的老师会认为这个孩子热情爆棚, 却对表演的真谛缺乏悟性, 而“不招待见”的际遇, 也算是周星驰的一个重大心结。于是, 他最擅长扮演的角色, 是那些在外人看来志大才疏的无为青年, 但身上总带着执拗劲。

戏仿《赌神》的《赌圣》、戏仿《007》的《国产凌凌漆》里,

看上去“吃相”过猛、又土又low的周星驰, 实则谈不上局促不安或如鱼得水, 只是用孩子般的好奇心, 在阴差阳错间借力打力。他的角色总在初登场阶段带着强烈的“外来者”色彩, 不调和、很出戏, 但影片的最后, 男主往往能收获世俗所认可的全部利益, 改写整个江湖的结局。“大事不得志, 小事不得意”, 屡战屡挫、斗志昂扬的小人物, 恰恰稳稳安抚、喂养了所有凡夫俗子的欲念渴望。人们喜欢周星驰, 因为他们在跟着周星驰一道顾影自怜, 一道把最响的掌声、最大的恭维, 悉数留给了自己。

孙大圣武功盖世、威风凛凛; 至尊宝无忧无虑亦无所建树。外国的007风流倜傥, 蛇蝎尤物主动投怀送抱, 无愧金牌特工之名; 国产的凌凌漆则没有那般“色艺双全”的本事, 长期被上级弃用, 沦为卖肉推